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七九九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群衆

第十卷廿三期　業已出版

目錄

和平之路就是民主之路（社論）

竊國大盜袁世凱　陳伯達
一　出賣「百日維新」
二　竊取革命果實
三　討袁之役的失敗
四　御用國會的興亡
五　從總統到皇帝
六　從寶座上跌下來
七　「袁世凱」的復活

中國經濟的道路（上）　許滌新

土地改革與民主　瓦爾加作　焦敏之譯

雜文
血，換取了什麽？　蘆蕻
墨寫的謊話，墨寫的真象　黎澍

三種場面（解放區報告）　斯璜葉

晉察冀行進（讀者之頁）　周而復

我們反對內戰　馬洗繁

從「人民的呼聲」說起　吳曙天

陪都各界追悼昆明死難師生大會公祭捐款總報告

[illegible]

中共代表昨招待中外記者
談政治協商會議任務
首先待解決的是停止內戰問題．其次是討論出一個和平建國方案．再次是國民大會問題．最後將提出實施「國共會談紀要」的協議．

▲本報特訊　中共出席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周恩來同志等，昨（十八）日上午十時舉行記者招待會，到中外記者五十餘人。除吳玉章同志因事未與會外，董必武、葉劍英、王若飛、鄧穎超、陸定一同志都出席參加。茲誌周恩來、葉劍英同志談話和答覆各記者所提的若干問題如下：

周恩來同志首先聲明說：中共代表這次來渝，一方面是要繼續進行國共之間的談判，還許多問題是各方所關心的，也是諸位所要知道的，因此我們很願把與此有關的情形隨時的報告諸位，今天是第一次。

我們這次來渝，將很大願望，要和政府和各方協商解決關係中國民族前途的許多重要問題。首先待解決的是停止內戰問題。目前中國內戰之嚴重，這是大家所深知的，不管用任何方法解釋，武裝衝突是事實，因之我們先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將用全力向政府提出這一問題，並且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要得到中國各黨派的贊成，才能有效。更重要的是先不要打，不要動手，才能好談一切問題。

在政治協商會議中，停止內戰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討論出一個和平建國方案，這個方案將包括共同綱領、政府改組、軍隊國家化等問題。我們對於這些都有具體的意見，但仍願徵求各方意見後，再作為正式方案提出，這提綱所說各方也包括新聞界在內，希望諸位提出對中國以後施政綱領的意見。

其次，我們將向政治協商會議提出關於國民大會的問題，這個問題將包括國民大會代表的改選問題、會期問題，憲法和國民大會的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等問題。

最後我們將提出於今年「國共會談紀要」中雙方提到的許多項目，如保障人民自由、承認各黨派合法，釋放政治犯、地方自治，解散偽軍等。政府應同政治協商會議提出實施這些具體的辦法。

根據上述要求，同時希望各方對它們協議的實施，也應加以督促。

我們相信，這樣才能達到停止內戰，政治民主化及軍隊國家化。我們相信我們這希望是符合於中國人民的要求的。我們也很相信在協商會議中參加的各黨派代表、社會賢能公正人士，只要能誠心誠意於建立一個民主和平富強的中國，都會贊成我們這種意見的。

答記者問

問：是否要在解決了停止內戰問題之後，再開政治協商會議，還是在政治協商會議中，首先要談停止內戰的問題？

答：停止內戰問題，在會前由國共會談，我們希望能夠解決，否則，在開會時首先要談，與政治協商會議，國共會談可以平行進行。

問：停止內戰問題，是否將在三人軍事小組會議中解決？

答：不是。停止內戰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須先要由國共會談和與其他各方商談出解決方案後，再由三人軍事小組會議去討論實現這個方案的具體問題，因為三人軍事小組會只是一個技術性的組織。比如由政治商談決定了停止內戰的具體方案後，三人軍事小組會再根據這個方案去討論實現的詳細辦法。

問：假使在政治協商會議中仍不能停止內戰，那麼，這是否將造成會議的決裂呢？

答：我們不願作此預測，我們希望在會議中能解決，而且更希望在會前解決，因為這是全中國人民的希望，也是世界人民與友邦政府的希望，尤其[illegible]人民，現在處於被迫害的狀態中，更是迫切的要求停止內戰。

會議的議案是有約束性的

問：貴方的建議是否有約束性的？還是沒有約束性的？政治協商會議中通過的議案，對各方是否有約束性？

答：凡是經過協商會議的，因為既然協商，總要經過雙方同意，才能得出決議。一切決議對各方面都有約束性的，包括對政府黨在內。

問：㊀關於受降問題與解放區問題，中共是否仍要在會議中提出？㊁是否將改變以前在這兩個問題上的要求？

答：㊀關於受降問題，[illegible]

問：會議中若果仍不能[illegible]

答：我們總希望能夠解決，[illegible]

軍隊國家化　曾有三個方案

[illegible]

葉劍英同志談話
目前主要問題是和戰的問題　八路軍新四軍是主張和平的

以下接着葉參謀長談話，他說：[illegible]

問：中共對政府接收東北的看法如何？

答：東北問題的看法，東北是中國的東北，國民政府代表中國去接收東北主權，這是應當的，但如何接收東北，[illegible]內政問題，是另一個問題，不能混為一談。

社論
趕快停止內戰

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在即，這個會議能否帶來人民之努力。中國共產黨抱着最大的誠意而準備來參加這會。[illegible]

中共中央發言人談話
歡迎杜魯門總統聲明
要求立即實現停止內戰，協商改組政府，並希望美方終止超越協助受降範圍的現象．

▲延安十七日電　中共中央發言人，關於美總統杜魯門總統聲明發表談話稱：中國共產黨歡迎杜魯門總統十五日對華政策聲明中關於國民黨共產黨及其他意見不同的武裝部隊間停止敵對行動，召開各黨派代表會議，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改組國民政府，藉以實現全國之民主、統一的建議，並願為上述建議實現而努力。我們希望杜魯門總統在實際行動中所接受。[illegible]

蔣主席在北平時和中外記者的談話

[illegible]

長春嚴寒　飛機不能起飛

▲長春十七日電　[illegible]

獨佔漁業

[illegible]

馬歇爾明日將抵滬

▲上海十八日電　[illegible]（中央社）

蔣主席到南京

[illegible]（中央社）

聯大教授會議

[illegible]

國民黨軍沿平綏東段入侵
謀大舉進攻察哈爾
在北平城內肅清所謂「不穩份子」　向平西解放區發展點線擴張控制

[illegible]河北北部的國民黨軍，在日偽配合下，正在企圖向察哈爾方向進犯。[illegible]（新華社）

國民黨要求運兵到華北東北
傳已遭美方拒絕
除非華府另有指示，不再借用艦艇飛機

▲本市消息　據權威方面人士從各業社得悉：美國協助中國軍隊的運輸任務，業已完成，除非華府另有指示，否則以解除日軍武裝和遣送日人回國的任務，[illegible]

美海長建議授權總統
將剩餘船隻讓予中國

▲華盛頓十七日電　美官方本日正式透露，美政府已決定為中國建立一枝強大的海軍，[illegible]（中央社）

日本戰犯柏木　向香港犧牲者叩頭

▲香港十七日電　[illegible]（中央社）

英共領袖加拉徹　主張撤退駐華美軍

▲倫敦十四日訊　[illegible]

▲簡訊▼

[illegible]

三國外長討論會議程序
蘇聯輿論要求美蘇英合作

▲莫斯科十八日電　三外長會議昨天在莫斯科個別開會，三外長作初步會談後，下午討論大會程序問題，英外相貝文，美國務卿貝爾納斯，曾在清晨和各該國駐莫大使會談。（路透社）

▲莫斯科十七日電　三外長會議今天下午三時（上海時間下午十一時）召開第二次會，貝爾納斯和貝文等在會中都曾表示不要抱太高的希望。貝文在招待記者時，對於貝爾納斯提議在三月之內再舉行另一外長會議，表示贊成。昨夜開第一次會時，蘇外長莫洛托夫主席，過去沒有發表公報，將來也不致發表公報，僅由大台發表正式聲明說：外長會議已開幕，各國外長和隨員等都已出席，但貝文的隨員仍滯柏林。莫洛托夫昨夜在斯皮利多諾夫卡宮歡迎貝爾納斯和貝文，就引入諸國國家的會議廳。蘇當局已撥出三處寬闊的行館以備貝爾納斯和他隨員等使用。（美新聞處）

▲華盛頓十七日電　官方暗示：莫斯科三外長會將討論伊朗問題。據說美國的立場如下：決定維持伊朗秩序所需的軍隊數目，經雙方同意歸伊朗政府指揮，而不歸蘇聯佔領軍指揮。（合眾社）

▲倫敦十八日電　蘇聯報紙著論討論各種問題，如原子能管制，世界聯盟與領土託治等，「新時代」支持各大國間決定合作的原則，指出蘇聯對於合作支持永久和平的意願是不能動搖的。該雜誌警告說，沒有愛好和平國家的共同努力，聯合國安全會議可能是國際聯盟的抄本。（美新聞處）

▲莫斯科十八日電　「新時代」雜誌，論蘇美英三國間的合作說：「英美蘇三國在戰時的合作，表現出在共同攻擊敵人方面採取聯合行動的力量，但在戰爭初期，我們就已預料解決和平問題，需要反希特勒聯合陣線參與國的極大努力和善意。在戰爭結束所造成的新情況下，這項聯合陣線正面臨嚴重的試驗，但國際間題都可能與諸解決而無可避免的。但同時國際在平靜流水中，還有許多暗礁」。（路透社）

▲莫斯科十八日電　權威方面人士對合眾社記者說：莫斯科會議的主題，是對遠東問題達致諒解。杜魯門總統曾授權貝爾納斯堅持，拒絕蘇聯所提加強管制日本的要求，相信這已反映美國改變其過去二月內外交政策重心的趨勢。美國今後將因此而以遠東為其第一關切目標，歐洲則退居次要地位。華府消息靈通人士相信，貝爾納斯可能在巴爾幹、伊朗、和其他區域方面，對蘇聯讓步，交換條件是美國仍在太平洋方面居最優越地位。可靠方面說，麥克阿瑟元帥曾對美國務院說：蘇聯如能加強管制日本，他就對去職務。美國可能要求蘇聯考慮統一朝鮮政權為聯合國託管制度下的問題。（合眾社）

▲華盛頓十三日訊　據美聯社消息，華盛頓郵報今天社評，「強調中國問題是世界外交的頂點」，「中國局勢在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上，是僅次於原子彈的重要議程。」又說：「我們所關切的是美蘇對華政策的一致。」

聯合國籌備委員會
即將完成全部工作

▲倫敦十七日電　聯合國組織籌備委員會，擬於聖誕節前完成工作，所以今天決定延長工作時間。籌委會宣佈定明日午後舉行全體會議，討論並通過現已結束工作的四小組委員會所擬的最後報告。丁種技術小組委員會今天討論非島所提由託管區人民自由選擇代管人，向託管理事會申述意見的建議。該建議四天來沒有解決。關於情報的技術顧問委員會，已草定十四項建議案，即將提交聯合國全體大會參考。內容是：關於聯合國組織的宣傳政策。其中包括設立一公共情報部門，由聯合國組織秘書長一人負責。公共情報下分五組：㈠報紙；㈡出版物；㈢無線電；㈣電影與圖片展覽；㈤共同聯絡和參考。聯合國總部自設電台於其會址。（中央社）

德國原有軍事工業
美方未予澈底解除
美高級軍事代表意見紛歧　妨礙波茨坦宣言貫澈執行

▲華盛頓十七日電　參議院戰爭動員小組委員會報告的調查說：拜恩斯坦指出：高級軍事代表之間意見的紛歧，妨礙了波茨坦宣言的貫澈執行。軍火生產管制局對恢復生產比對解散戰時工廠更有興趣。據拜恩斯坦報告，生產管制局的人員之一，竊告擬放被監禁的法賓公司的職員，使他們能夠管理工廠。一直到七月間為止，軍事當局在美國佔領區中只毀壞了二個小的法賓工廠，但是并不計劃毀壞此外的法賓工廠。其中十三個以前生產戰爭物資的工廠都已復工，有些還在生產炸藥。拜恩斯坦繼續指出，不但德國工業尚有一時的局勢，而且缺乏燃料、運輸、人力、工廠和技術人員，及時恢復德國戰時生產的潛力依然存在。同時，如果不以有效的方法解除德國的工業，德國在五年到十年之內，就會恢復戰爭爆發前的生產。拜恩斯坦指出，大多數的法賓工廠和事業，在戰爭期間並未被炸毀。拜恩斯坦又指出，法賓公司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五日曾給德國經濟部解釋專利特許協定的信，指出法賓公司與美孚煤油公司已同意保持專利特許所有權。在戰事結束後，雙方將以預先同意的計劃規定「在戰爭結束後，儘管在交戰國仍友好合作的情形下」。拜恩斯坦說明他有許多德國經濟勢力侵入拉丁美洲的證據，但這樣的材料在目前不可發表。（塔斯社）

艾克遜
會晤奈格林

▲華盛頓十六日電　美代理國務卿艾克遜，昨天會和西班牙共和國最後一任總理奈格林作非正式談話，美國務院官員說：談話內容，沒有法國政府所提出的三國聯合討論西班牙問題一事。（美新聞處）

▲華盛頓十八日電　據消息，英美都不贊成法國要求同西班牙佛朗哥政權斷絕外交關係，而願繼續目前對西「雖冷淡但保持正常的關係」。（路透社）

羅國外交政策
同蘇聯合作

▲布加勒斯特十七日電　羅馬尼亞外長說：羅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將為永久和蘇聯合作，並且設法在世界組織的範圍內，也與同盟國合作。（美新聞處）

斯大林
假滿回蘇京

▲倫敦十七日電　塔斯社訊：斯大林大元帥已於十七日假滿，回莫斯科視事。他是十月二十九日去黑海附近療養休假的。（合眾社）

蘇聯將宣佈
第四個五年計劃

▲莫斯科十七日電　國際新聞社消息：蘇聯即將宣佈其第四個五年計劃。據目前報道，可知這計劃在安全重建和發展蘇聯的國家經濟，并致力於蘇聯

人民生活的全面改善。（美新聞處）

法蘇經濟談判
在蘇進行順利

▲巴黎十八日電　法工業生產部長說：法訪蘇經濟代表團在蘇談判很順利，法蘇希望蘇政府能允許法借用貸款，工業原料，法將分期五年中以製成品償還。他又願請全國團結一致，努力生產，實現經濟復興。（法新）

英軍在爪哇
又掃蕩一鄉村

▲巴達維亞十七日電　英軍又掃蕩另一爪哇鄉村，以報復印度尼西亞人「不斷的狙擊」。該村在爪哇西部。另一部份英軍活動在三寶壟區域，巴達維亞問題仍有疑事，對國海外想提在海牙說：「在一些必要境況下，爪哇英軍會利用日本軍隊。」（美新聞處）

助我孤兒病人
英聯合援華基金會　救濟難民捐款增加

▲倫敦十八日電　英國聯合援華基金會一百六十三萬七千八百五十九鎊的捐款中，有一百三十四萬五千六百鎊已經由該會中英委員會撥分，用以救濟數百萬無家可歸的孤兒和病人。英國各地的地方委員會都有捐款，其告知捐款可以想見。（英新聞處）

▲本市消息　抗戰大城多利中國洪門致公堂第十二屆懇親代表國慶歡一百餘英鎊，捐款政府，以救濟傷兵難民。（中央社）

聽：人民多少的冤屈！
北平人民向「告密箱」吸拉拜拜　上海天津等地人民也從千里寄信

▲北平十七日電　國民政府主席行轅設置告密箱，辦理接受人民申訴案件，十五日分在五處同時舉行，關於投遞情形，據記者向有關方面探悉：頗多感人的事實。郵遞信件有從天津、石家莊、保定和上海寄來的，也有從津保乘車親來投遞的。九時，還有一人從天津趕來投遞函件。胡同郵局兩日前就有人往來守候，并有一位四十來歲的婦人投信後對信箱磕頭。西四牌樓八時未到，就有三人守候投遞，另有一人向箱禮拜，兩人向箱鞠躬。下午有三人投函後也對箱深深鞠躬而去。前門大街郵局也有一位年近四十的婦人含淚投遞。總局方面的函件，以郵寄的為多。據負責方面告訴記者，收件總數在一千封左右。（中央社）

誰是內戰禍首？
請看昆明民意測驗

▲昆明十二月十九日航訊　十二月十九日出版的民主周刊上揭曉了該刊所發動舉辦的民意測驗的結果。參加這次測驗的，共有一百十四人。其中有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員、公務員、工程師、學生、醫師、新聞記者、看護、機器工人、軍官和士兵、商店老闆和店員。這次測驗的題目共有八個，這八個問題和它的答案是：㈠中國內戰能否制止？答能的四九人；不能的五八人；沒有意見的七人。㈡此次內戰誰負責任？答國民黨的六六人；共產黨的八人；美國的一四人；雙方的十七人；沒有意見的九人。㈢政治協商會議能得到具體的結果嗎？答能的一三人；不能的九三人；無意見的八人。㈣民國二十四年所產生的國民大會代表，今天應否仍然有效？答有效的二人；無效的一一二人。㈤中國是否應該立即舉行全國普選？答應的七六人；不應的三八人。㈥美軍留駐中國，對中國人民是否有利？你認為美國以在干涉中國內政嗎？答有利的六人；不利的九五人；沒有意見的一三人。㈦美國管制日本是否過於寬大？答過於寬大的一〇七人；適當的三人；沒有意見的四人。㈧中蘇兩國應不應該參加管制日本？答應該的一一三人；不應該的一人。（中央社）

我與越南通郵
台灣與內地間通郵

▲本市消息　我國寄往越南郵件，除西貢外，現可交由中航公司昆明到河內航線寄遞，但以不掛號的為限，此項航郵封面應註明「By C.N.A.C. TO Hanoi」字樣，除納足普通資費外，應加納國際航空資國幣二十元。

▲台北十七日電　台灣省各地郵局已可受寄往全島各地郵件，合寄往本國內地各處的普通郵件，交由基隆到上海與福州路線，新設郵局已開始辦理，其他各島郵路，將按看航路進展情形，陸續恢復。惟高雄則已與上海兩地直接通報。（中央社）

日臨時議會
宣告解散

▲東京十八日電　日本第八十八屆臨時議會集會到今日為止，已於今日下午六時解散。衆議院已通過工會法和土地改革法附項所修未決的主要議案。

▲東京十八日電　日進步黨經二週的動盪不定後，現已提出總辭職。（中央社）

橫濱審判戰犯

▲東京十八日電　虐待戰俘的七個劊子手戰犯審訊，已於今天下午一時三十分在橫濱開始。審判委員會首先提審前日軍看守兵土屋，其罪狀是殺害美戰俘和對其他盟國戰俘作非人道的暴行。審訊在橫濱地方法院舉行，日記者和盟國記者都到場觀審。這次被審訊的日本戰犯，共有七人，案情都是虐殺美俘。今晨大批日人，島集東郊監獄外，高呼讓木戶幸一也應仿效他的婦友和合作者近衛的方法，實行自殺。（中央社）

山下奉文
暫緩絞死

▲華盛頓十七日電　美最高法院已批准暫緩執行山下奉文判決，（按已判處絞刑），等法院有時間考慮山下請求美國以民事審訊的申訴為止。（合衆社）

越盟政府廿三日大選
將開國民大會制訂憲法

▲河內十七日電　越盟政府決定於十二月二十三日舉行全國普選，選舉國民大會代表六百名，制定越南憲法，選舉新政府。越盟政府主席胡志明表示：國民大會召開的一天，就是越南新政府的產生。此次選舉凡十八歲以上的越人都有選舉權。越盟政府將提出聲明，等待新越南的各種競選活動，報紙和廣播電台，都替胡志明和越南獨立同盟會作宣傳。據各報一致報的「越盟告國民書」說：越盟希望選出的國民大會代表有真才實學者做代表。越南國民黨「越南革命同盟會」「越南國民黨」對選舉一致的勸告國民，另外兩派似乎還沒有什麼競選活動。（中央社）

八年前南京的大屠殺
讓勾結敵偽的官僚來上這悲慘的一課

▲上海航訊　中報記者邵慎之記述八年前敵寇在南京大屠殺的悽慘情形，他說：「我最近到了南京，目睹到掩埋着成千成萬民眾的墳塚」，會晤到八年前曾經身歷其境的劫後餘生，舊事重提，神經為之痙攣，說話總帶顫音，不但如此，據此寫這篇通訊稿的時候，我的筆正在隨着手發抖哩！」

讓那些對敵自命「寬大」的官僚來看看吧，讓那些勾結敵偽，屠殺人民的將軍來看看吧，讓那些認賊作父的偽君子來看看吧，讓那些上級管天下屠小民，以接收行「劫收」的人們來看看吧！中國人民八年來灑了無盡的血，流了無量的淚，從來枯骨，萬千黃土，但是為了官僚將軍們的升官發財麼？中國人民是要報復他們的血仇的，是要爭取他們的自由、民主、和保衛他們自由、民主的權利的！

姊妹們的受難！

「楷門裡橋，有二十歲上下的婦女三人，小衣上部完整，兩手握褲帶處，小衣下部破碎，如踏亂被，割去眼目，剜去耳鼻，這是拒姦受酷刑而死者。婦女肢體分離，兩腿怒開而死，在城內新街口三坊巷花市等處有九人之多。」

「興中門內東營城根路旁，有一位六七十歲老太婆，下身赤裸，四是輪姦殺死者。」

「佑衣廊後街路旁以一女孩，約十二三歲，小衣撕破，兩目張開而死。」

「中山國路旁，有四十歲及六七十歲的婦女計七人，割乳剖胸，頭髮亂披，小衣破壞，兩腿怒張口露齒而死。」

「有一女孩，約十三四歲，倒死於羊皮巷路北，破衣披肩，兩目圓睜，口邊出血。」

「黃泥崗下，東側西邊男屍八十多具，女屍六具，孩子屍二具，均是用刀戳死。」

十五萬五千三百三十八具

南京紅卍字會的報告，他們在十二月二十二日開始收埋屍體，第一天在清涼後山埋屍體一二九具，中華門外望江磯埋葬一〇九具。十二月二十八日一次體四萬三千零七十一具。另外崇善堂有一個報告，他們組織了四個掩埋隊，工作了四個月，共埋屍體十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七具。僅僅這兩個數字相加起來，埋屍就有十五萬五千三百三十八具。

根據日本支那派遣軍報導部編纂的「南京的戰跡與名勝」中所發表，「南京攻略戰」中中國人遺屍五萬三千八百七十四具。日本人說「皇軍獲得輝古之大戰果！」

收檢六千四百六十八具，埋在中華門外普德寺。後來逐漸增加到九千七百二十一具。他們的工作繼續到第二年夏天，還沒有完結。到了十月底才把數字作一總結，共埋男女屍三百三十八具。

大規模的集體屠殺

下面是一個慘痛的名詞，當時的警察廳督察魯甦作如下的敘述：

「十二日抵上文門後，沿路房屋全部被焚，陵塞多月，伺風而遁，乃復潛身於蘆荻地中，飢嘔江水，得北至十六日清晨，由一鄉人負至老虎山秋芽洞避屍集結之處，敵寇正抵此搜索，將穴居者驅至路旁，年輕人一一拖出，說：『中國兵』，隨即槍殺二十餘人。……當晚仍避於洞內，難友如手足，避於洞口，敵寇督搜帶青年壯丁入洞底，白天又來搜索，拖去六人，用刺刀戳死於江邊。次日天尚未明，來二血人，一係教導總隊週排長，一為保安隊郭某，遂其經過，始悉敵寇入城後，將俘虜及男女老幼難民計五萬七千四百十八人，國禁於幕府山下數小村內，斷絕飲食，凍餒而死者甚多。十六日晚，用鐵絲繩索綁縛，兩人一紮，排成四路，驅至下關草鞋峽，用機槍悉予掃射，此時被害者餘勇起呼『奪槍奪槍』，以至屍積如山，敵復用刺刀亂戳，最後澆以煤油，縱火焚燒，湖郭二人伴臥地上，拖屍蓋身，……」

被害人徐碎森，報告了當時被捲五條巷四號的一件大規模的集體屠殺：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上午，敵兵四名，淘淘入門，搜捕青年，同居十數青年一一牽去，當時目睹成萬青年，從於大方巷廣場，諸被驅來，自黃昏時有數萬人（金陵大學報那小姐有正確統計），被擇衣服不週者四五百人，以機槍掃殺於附近地塘，其餘多數則驅押去，有落後者，也被槍殺。」

六六老翁痛述慘案

崇善堂堂長六六老人周一漁說：

「城內屍體，受刀傷比中彈的多，郊區則為小多。凡有人的地方，男屍都在較窪的地方。城區的屍體多在地下室、道路轉角處發現，郊區的屍體則是數百數十的躺在溝渠、池塘、田埂下以及草堆中間。郊情最之慘，是沒法說的，尤其是婦女們，有些是拒姦而死的，面目青黑，髮落屍破，口腔流血，乳房割去，刺穿胸膜和腹部，腸子拖在外面，小腹腫傷，下身被刺刀亂戳過的。至於被輪姦過的，仰臥地上，小衣撕碎，下身腫爛，小腹脹凸。以上兩種的，自二十歲左右的少婦至六七十歲的老太婆都有。還有女孩被姦姦的。」

這就是日本人在中國罪惡滔天的獸行的一個實例，中國人民永身不會忘記這血海的深仇！（十六日）

看看北平的日軍戰俘
過着多優裕的生活

▲北平通訊　北平日軍俘虜集中營和上海日俘集中營一樣是「自治」的，北平集中營負責人最先想命名為「正委員長」，「副委員長」，後來大概是中國人覺得太難為情，改為正副主任委員。現在的「正主任委員」是前一個屠殺中國人民的血手的前日本憲兵隊長赤藤滂。集中營中倉庫富足，營養充分，遠溝身是油的胖腐子也弄不清每天伙食費是多少。日本人說：「感謝中國的寬大」！叫起中日同文同種，互相提攜來了。

捐款報告

▲本報特訊　昨（十八）日本報收到援助昆明學生受屠殺捐款二萬六千九百元，總前共計二百一十二萬四千零九十四元。昨日捐款總數中計第十八集團軍總部部分人員捐款一萬二千元，暫新先生一萬元。楊火奇先生一千九百元，李西琳先生等三人三千元。以上共計二萬六千九百元。

昆明學生慘遭屠殺
浙大同學同聲憤慨
全校素食一天，停課一小時，並舉行死難同學追悼會

▲遵義通訊　遵義國立浙江大學全體學生以近來昆明各大中學校同學為反對內戰要求和平而竟遭當局橫施槍殺一事，莫不同聲憤慨，乃經學生自治會代表會議決，定於十一日全校素食一天並停課一小時舉行死難同學追悼會。大會於十一日上午十一時舉行，到遵義本校教授同學三百餘人，會場中設置死難同學之靈位，並懸掛各學會送來的挽聯及花圈，開始時由全體同學默哀，爆竹和鐘聲齊鳴，大家都感到一種莫名的悲憤和無限的辛酸，禁不住地流淚了！隨即由主席致辭並朗讀自治會撰就的向各方呼籲的「快郵代電」，又由王淦昌、張其昀教授相繼講演，都一齊說出了心頭的沉痛和憤激。講演畢，即由全體同學自由講話，大家都揮淚講演發言，而對中央社事後矛盾的報導蓋企圖嫁禍於人的陰謀表示最大的憤慨，大家都一致認為真正的兇手就是昆明軍政當局和他的特務走狗，故立即通過了一致要求

（十二，十三日遵義）

失業工人代表
六人無故被捕

▲本市消息　昨天早晨六點鐘左右，失業工人城區代表六人，突然被一排憲兵捕去，原因不明。據工人探詢結果，知道現在押在觀音岩警察派出所。失業工人聽到這個消息後大譁，個個都氣憤不平。失業工人已經遭遇失業之苦，又要遭此不明不白的逮捕，究竟犯了什麼罪呢？（丑）

失業工友三百多人
在監督下遣送還鄉

▲本市消息　被裁工人處理事的迅速，要算是昨天遣送第一批失業工人回鄉了。說本月十八不開船，就十八號開船，不管時間的逼迫，不管是否已經準備好了，終於在昨天傍晚用兩隻木船，把三百多個失業工人，送出了重慶。

到江邊去「督促」失業工人上船的，總碼有一百多人，一排憲兵，十個保安隊，還有便衣數人。

三百多個還鄉失業工人，把兩隻船擠得滿滿的，連伸腳的地方都沒有，而那些兩上跑下監督的人還說：「人裝得太少了，壓不住，恐怕老板不肯呢！」工人們十家就有九家挾棉衣被棉被，好多人把掙扎數年而得到的一點破家俱，一些破茅草都賣了，才得維持生活到上船的時候。可是到了目的地又怎麼樣呢？

許多人勝利後的回鄉，卻仍然是一付付愁慘的面孔。「督促」的人，只希望船快些開。上船的失業工人有些小事沒有辦好，想走下船來，憲兵警察就一起闖上去干涉。船夫都不肯馬上開船，一者因為沒有準備好（船費還沒有付），二者天也晚了，走起來有危險。後來把老板娘找來了，於是「監督」者就下令：「只要你們今晚把船開出去，那麼都可以，你們怕南岸也可以，否則今晚發生了事情，你們要負責！」呵！」但是老板娘雙腿發抖。失業工人在船上等，他們的父母妻子也在岸上等，直到五點鐘，船才開開了。留下來的是「督促」者的笑聲。（丑）

還是有家歸不得
船隻接收了三千七百多艘　明年六月以後看有希望沒有

▲本市消息　交通部戰時運輸管理局副局長，近由全國各地視察歸來，昨下午五時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各地接收船隻總數共計二千七百五十一艘，二十五萬餘噸。重慶一地的復員工作，要到明年六月才能完成，因校尚不在內。至於非公務員的普通百姓，如果不能在現在開放的百分之十民運中回鄉，那麼須待到明年六月以後。又戰時運輸局決於年內結束，同時成立全國公路工程總局，但仍包括運輸工作。該局所屬的運輸公司籌備處，即將成立，該處籌備處總辦經穩定後，將發行股票，如一旦大部股款已由運輸商爭得時，即召開股東大會，成立該區的運輸公司，但這項籌備工作約須明年才能完成，所以公路運輸的轉為民營目前還難推就。（丑）

麵包業勉強維持
將組同業聯合會進行呼籲

▲本市消息　民營工業界在目前的緊急狀況下，麵粉業也不在例外。過去的緊急工貸，麵粉廠也不在救濟之列，危機一直沒有減輕過。最近上海的麵粉廠逐漸開工，每日生產約共約六萬袋，本市麵粉的銷價都較本市低，加以交通阻隔已經解除，但下游的麵粉價格較本市低，加以交通工具的困難，所以外銷根本無希望。目前本市若干麵粉廠都在勉強維持中，頭粉八千餘元一袋，僅敷成本。民營麵粉業曾經屢次要求接收敵偽麵粉廠，但政府沒有答復，對今後麵粉業有全盤計劃，對於民營廠的要求，置若罔聞。為求自力更生計，民營麵粉業正在籌組包括西北區的「麵粉業同業公會聯合會」，負責人有復興、徐冠英等七人，以便一致進行呼籲。（丑）

戰運局器材庫
存款被人提光
數達四百六十萬元

▲本市消息　戰運局器材庫總庫在中央銀行的存款，共計四百六十萬元，本月初該庫至中央銀行對帳時，發現存款已於十一月一日全部提去，但該庫帳上並未收到該款，現正在偵查中。（丑）

又一家銀行
停止交換

▲本市消息　大夏銀行近數月來，時感資金不足，十七日午夜因交換差額，無法補足，經中央銀行通知，即宣佈停止交換，總計此次停止交換行的第六家。還有和平銀行和大業銀行。（中央社）

民主老戰士
張東蓀先生六十壽
各方友好昨日紛往祝賀

▲本市消息　昨天是張東蓀先生六十壽辰，燕京大學留渝校友和重慶各黨派及文化界人士，特發起在上清寺特園祝壽。下午四時後，上清寺特園一時賀客雲集，到有沈鈞儒、周恩來、董必武、許世英、黃炎培、柳亞子、邵力子、雷震、梁漱溟、陳銘樞、郭沫若、羅隆基、章伯鈞、張申府、葉劍英、王若飛、陸定一、鄧穎超、李公樸、史良、彭一湖、曾琦、左舜生、李璜等，和燕大校友共百數十人。大家歡聚一堂，為這位民主老戰士的長壽乾杯。宴後，由燕大校友排演平劇助興。（國）

讀者園地

寄語乘輪還鄉人
下江航行要當心

編輯先生：日前接到友人來信，請把他過去搭乘美新聞處所包的民聯輪還鄉的情形，錄出以供還鄉人士之參考：

坐船走，必須多帶衣服，下游天氣比重慶冷得多，這次民聯輪上就有不少人因少帶衣服，凍得要命。

「……在船上，一到晚間，幾乎所有地板的空間都住滿了人，船上差不多一天到晚都在開飯，但還是沒有開早飯，那邊已經在開中飯了。上面所要揀除，女人和小孩子很多，她們對此尤感不便。因為擠得太厲害，曾有兩個小孩掉入江中。

民聯輪一路行來都很好，除了在鎮江江面發生了一幕感動外，沒有發生其他事情。在鎮江發生的事情是這樣的：十二月二日晚間，船泊江心，在深夜十二時半突開來小汽船一隻，載滿航的憲兵說並無錯誤，他們便認心是新四軍。本來民聯輪之初，就有人警告要當心新四軍。因此憲兵便神經過敏起來，在未認見對方答話之後便一盪附了十多槍，汽船後即退去。當夜兩時，汽船突然又來了，附近還泊了一艘兵艦，勒令我們停船，並聲言如不停，岸上的砲已對準了民聯輪了。到這時，汽船才公開表明自己是中國海軍，昨夜船上放槍，打傷了他們一個副艦長，要把我們的船扣留，後來經過了十小時後還是洋大人的面子才放了走。最可笑的是那汽船上竟有日本兵負責駕駛及水手的工作，中國人不過站在上面做做樣子罷了。據船上人說，那天天未黑時明明看見民聯下碇而不來檢查，一定要到深夜半夜才來，而且船上又不點一盞燈，共用意何在，不難明白。反正做了壞事之後，可以如那到共軍身上去。之前曾事前出來到我們來吃了了，此非喜劇是什麼？……」（下略）

讀者于寒上

記王震將軍

何其芳

是去年二月吧，我去對王震將軍的報告。我到的時候，講堂的人已坐滿了。我在很後面找到一個凳子坐下。過了一會兒，王震將軍就站到講台上去了，穿着他那部隊自己織的一般士兵都穿的實呢軍服，一雙有威嚴的軍人的眼光望着台下的聽衆，彷彿在尋找誰。他說：

「我們的何其芳同志來了沒有？報告完後請他留下來。」

報告開始了。他是給我們講第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的洛川會議決定。那是一個很簡短，然而卻把抗戰的主要綱領，主要問題都作了科學的分析與解答的歷史文件。王震同志也是用簡單扼要的語言來說明，有時加上一點他在抗戰初期親自見到的事實。比如，爲着說明當時國民黨的抗戰是一種不要人民羣衆參加的單純政府的片面抗戰而不是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全面抗戰，他就講故事似地敘述了他在山西所見到的國民黨軍隊的軍民關係，官兵關係。他說，當他和他的隊伍開過黃河的時候，山西的國民黨軍隊正處於一種潮水似的潰退中。潰兵到處都是。到處搶老百姓。老百姓都跑到山裏去了。同時沿途都是傷兵，血肉模糊地倒在路旁，沒有人管。有一次，他帶着部隊正在窄狹的路上行軍，對面開過了許多撤退的大卡車，里面裝着皮箱，沙發，還有穿花花綠綠的國民黨軍官的姨太太們。看見了這些，王震將軍充滿了憤怒，就把這些卡車阻擋了下來，同時指揮他的部下把路旁的傷兵都抬上卡車去。他沉痛而又幽默地說：「我們把傷兵抬上卡車去的時候，那些姨太太怕臭，還用手巾按住她們的鼻子呢。」

不過一點多鐘，他的報告就結束了。大家分散地走出禮堂。我到講台前去找他。他很有力地和我拉了拉手，然後我們都坐了下來。他說：「有些事情我正想找你們的校長周揚同志談談，你今天來了很好。」接着他問起魯藝的生產情形。我告訴他多數參加紡紗，也有一部分參加農業生產。他說，他們部隊裏有湖南人，依照湖南平江的樣式製造了一種紡車，打算送一架給我們魯藝，看好用不好。至於參加農業生產，他說，他正在研究部隊裏的文化教育，感到過去的教材有缺點乏味，總是從大道理講起，士兵們興趣不高；他想，假若部隊自己的生活來作教材，那就好了；因此，魯藝的同學們與其到自己的農場去參加農業生產，不如到他們部隊裏去一起開荒，一起種莊稼，既可以同樣完成生產任務，又可以體驗士兵們的生活，寫出許多作品來發表，而短小的就選來作他們的教材。他要我把他這個意見帶回去和周揚同志商量。

我是帶着興奮的情緒同了他這個意見的。我想，王震將軍是三五九旅的旅長，又是延安的衛戍司令，部隊裏從生產一直到文化教育他都親自動手研究。雖然他是很忙的。然而他還想到了我們魯藝同學們的生產問題，創作問題，並且想出了這樣一個富於創造性的主意。而我們專門在參加在教育工作的卻沒有想到。回到學校以後，我馬上就去告訴周揚同志。不久，我們就從各系徵求了一些同學和研究生，準備到三五九旅去，而以文學系的同學爲最多。

三月八日，王震同志到魯藝來了。這天下午，東關的紀念三八節大會在魯藝大禮堂舉行，王震同志是被請來作講演的。這個大會是想動員東關和橋兒溝的老百姓婦女，幹部家屬積極參加生產，而王震同志，既住在東關，又是一個模範的生產組織者，領導者。他和他的三五九旅，首先響應了毛主席朱總司令的關於生產運動的號召，開到南泥灣去開荒，自己打窯洞，自己織布，自己種糧食，不久之後就作到了完全自給，不要政府和老百姓發一個錢，發一顆米。而且，士兵的生活大大地提高了。全旅都穿上了實呢軍服了。養的豬總是保持平均每五個人一個。這就是說，士兵們經常有肉吃了。王震將軍常常自己下廚房，給士兵們炒菜，研究如何不浪費而又作得好吃。而最近，他又把三五九旅的幹部家屬的生產運動也很好地組織了起來，提出了自己帶兩個小孩還能紡六十斤紗的家屬勞動英雄陳敏來作模範，同時他還在三五九旅幹部家屬的生產動員大會上作了一次動人的講話。

晚飯後，我到周揚同志的窯洞裏去看他。他們也已經吃過飯了，正坐在有靠背的木椅長凳上閒談。王震同志在談他走向革命，最初是由於一種民族思想的覺醒。他那時在鐵路上當工人，看見外國工程師的生活那樣優越，住的地方就像花園一樣，而中國的工人們卻掙扎在飢寒之中，他就有了強烈的民族意識。這樣他就參加了工人中的革命運動。而等到他接受了共產主義的思想，他才知道外國也有無產階級，他才知道中國勞動人民爲什麼這樣貧苦與受壓迫的科學的道理。

閒談了一會，他要我把預定去南泥灣的同學們找來談談。

我去通知了他們。他們七八個人陸續都來了。王震同志重述了他的提議的原意之後，他說：「這次我已經替你們想好了去的方式。不要像過去一樣，用文學家，藝術家的資格去。那樣是不能和士兵們打成一片的。這次你們就是去當幾個月兵。除了團部知道你們是魯藝的學生而外，就是連長也不讓他知道。我們就這樣介紹你們到連隊去：補上新兵一名。士兵們問你們，你們可以說是延安機關精簡下來的人員，轉入部隊生產的。」

我們都贊成他這個辦法。這是一個澈底的深入生活的方式。而他，這位忙碌的王旅長卻又細心地替我們想好了。

「這樣，」王震同志繼續說：「你們一到連隊去就可以學得一點：你們看八路軍的老戰士是怎樣對待新兵的。舊式的軍隊，老兵都是欺負新兵；而我們八路軍，老戰士卻是從各方面幫助新兵。」停頓了一下，他又說：

「你們在部隊生活中發現有什麼缺點，可以向團部或者直接給我提出。我們的部隊裏，缺點也並不是沒有的。」他想了一下，就舉這樣一個例子。

「比如，最近我想了解一下生產情形，我要連隊里找幾個戰士來談談。他們派來了幾個，差不多都是積極分子。談了之後，我告訴連隊里，把落後的戰士派一兩個來吧。結果他們派來了一個他們認爲最落後的戰士。是一個長久想退伍的老戰士。但是我和他一談，才發現他很有道理，不能說他最落後。」

事情是這樣的。這個被連隊認爲最落後的戰士來到了王震將軍的面前。原來他們是早已互相認識的。他還是一個內戰時候參加了紅軍的老戰士。王震將軍想：從前他打仗不是很勇敢，很拚命嗎？爲什麼現在成了落後分子呢？於是他就直捷了當地問他：

「聽說你想退伍，是不是？爲什麼想退伍呢？」那位士兵望着他，過了一會兒，然後說：

「王旅長，要是別人問我，我是不和他講的，你問我，我就和你講，你不去說打日本，中國人人都有責任嗎？我已經當了十幾年兵。假若每個中國人都像我一樣，都當了十幾年兵，那不是就可以輪到我回家了嗎？」

王震同志向我們轉述了這位士兵的話，並且笑着說：「你們看，他腦子里在轉着問題呢。」

這位士兵的問題還沒有完。他又說：

「王旅長，你平常不是又說，我們是爲工農服務嗎？我退伍回家，我還不是當個農民，革命還是要給我服務的。我又有什麼要不得呢？」

王震同志嚴肅地敘述着，彷彿向我們說：這就是問題的關鍵了。他說：

「我趕快就告訴這位兵士：假若平常我給他們講話，只講爲工農的利益，而沒有講爲兵的利益，這是我的錯誤。我告訴他：毛主席並不是這樣講的。他還有些不相信。我就把一九二九年毛主席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案翻出給他看，那上面特別講到了要照顧士兵的利益。我又把最近出版的文藝座談會講話給他看，那上面說着『工農兵』。他是認識這幾個字的。而且我告訴他，毛主席最近正籌備和我商量辦法，說士兵生產全部歸公實行以後很不好，應該公私兼顧。今年三五九旅就計劃每個戰士生產六石，只四石歸公，作吃穿學習等費用。兩石完全歸他自己支配，他存在合作社也好，寄回家也好，自己花也好。」

王震同志平靜地講完這個故事：「我這樣和他談了之後，這個老戰士告訴我，他不退伍了。」

這的確是一個動人的故事。周揚同志興奮地站了起來了，他說：「王震同志，你這個故事很感動人。」我也在興奮地想，王震同志是很忠實地爲我們解釋了文藝座談會講話，爲什麼毛主席不只提爲工農，而提爲工農兵。同時，我感到這個故事與其說是反映了我們的隊伍裏的缺點，還不如說是很有特點地說明了我們的隊伍裏的優點。這是什麼樣的隊長與士兵的關係！而且這是什麼樣的旅長！

並未爲我們這些聽衆的情緒上的騷動所影響，王震同志還[illegible]了一個結論：「這個兵士哪里是什麼落後份子呢。他是士兵們的代表。他是替他們提出要求的。戰爭太長久了，士兵已經成了一個特殊的階層。他們有他們的利益要求。」

王震同志就是這樣平靜地講述着。我想，他自己，平常就是這樣在工作着，這樣的事情在他是沒有什麼可驚奇的。而我們，平常與這些優秀的工農幹部接觸得太少了，尤其是不大知道他們平常是在怎樣處理着工作，解釋着問題，王震同志這個偶然的談話彷彿就給我們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彷彿這就是早已應該出現在新的文學裏面的人物，新的戲劇里面的人物；彷彿這就是怎樣在創造着世界與歷史的布爾塞維克的『神秘』。

王震同志停頓着，靠在木板長椅上。煤油燈在窯洞中間的小圓桌上發着白色的光輝。我們的心裏共同懷着一種深沉的敬意，對於這個從中國的農民和工人中間走出來的優秀代表，對於這個毛澤東同志的好學生。

接着他問大家還有什麼問題要問他沒有，什麼時候是不是都準備好了，什麼時候撤去。在零碎地交談了一會兒之後，他以勉勵大家努力爲工農兵服務來結束他的談話。他說：「你們恐怕都是從有錢人家出身的吧。我的老婆，常常向我說，她從前在北平上學的時候是一個窮學生。」他的老婆是北大畢業的。「有一次我就問她：你說你是窮學生，那時候你一年用多少錢？她說，一年用一百多塊銀洋。我說，你一年用一百多塊銀洋還喊窮嗎？在南方的農村里，那時一石穀子只能賣六七塊銀洋。一百多塊，那要多少個農民勞動多年才能生產得出來？」他感歎地說了最後一句：「對於工農，我們真是應該努力爲他們做事情，將功折罪呵。」

他這幾句話的作用是難以估計過去的。

他還要回到東關去。我們就站起來送他走了。我們帶着一種沉重的然而愉快的感覺各人回到自己的窯洞里去。躺在床上，我很久很久未能入睡。許多思想起伏在我的腦子里。而其中有一個就是我追悔對於工農和工農幹部我接觸得太少。我想到我第一次見着王震將軍，那還是一九三九年冬天。那時他剛從前方回來，是帶着賀龍師長的消息來看沙汀。我就是在沙汀的窯洞里見着了他。他穿着灰棉軍衣，沉默地坐在沙汀對面，完全像一個極其普通的兵士。而我對於這位有名的旅長，就沒有多談。這真是古人所說的，失之交臂。一九四三年以後，他住在東關，我才有機會和他有了很少一點個人接觸。而這些零碎的接觸和片段的談話就給了我一種極其深刻的印象。從他身上，我感到，我窺見了什麼是無產階級，什麼是布爾塞維克，什麼是毛澤東思想。我從他受到了教育。

第二天早晨起來，我見着文學系的那幾個即將到南泥灣去的同學，我們都不約而同地首先談起了王震將軍。我們都熱烈地說，縱使我們還沒有到士兵中間去，我們已經學得了很可珍貴的一課。

十二月十四日

回憶延安

蘇聯民間傳說

阿栽爾白章的故事

又燃 譯

有一個窮人，名字叫阿白杜拉。一天，他向一個白章人借一盧布。「留心啊，」白章人說，「到期不還，我要從你身上割一磅肉」。阿白杜拉是同意的。可是到了還債的日子，他一個錢也沒有，「好吧，」白章人說，「到摩拉家裏去，他將是我們的裁判人」。兩個人就一同起身。在路上，他們看見一個人在馬屁股後面跑，拉不住馬。「得啦！」阿白杜拉想，「我去幫他拉住馬，說不定他會在摩拉那裏給我講句把好話」。他就拿塊石頭，向馬一丟，可是倒霉啊，石頭打出馬的一只眼睛來。「你傷了我的馬，」那個人說。「到摩拉家裏去，他將是我們的裁判人」。

三個人繼續走路。忽然，他們看見一只小毛驢陷在爛泥裏。它的主人，灰心灰意的，在要拉起它，可是沒有用處。「我去幫一下，」阿白杜拉想，「說不定這小驢主人會站到我這邊」。他就去拉小毛驢尾巴。尾巴留在他手裏了，一拉斷了。「你傷了我的小驢，」那個人說。「到摩拉家裏去，他將是我們的裁判人」。

是四個人了。「糟糕，」阿白杜拉想，他打算逃跑。

他們走過一道通馬車的門。阿白杜拉溜逃去，把門一關。用力太大，「碎」的一聲，驚壞一位偶然在那裏的女人小產了。那丈夫一把抓住阿白杜拉的領頸說：「你傷了我老婆和小孩，到摩拉家裏去，他將是我們的裁判人」。

是五個人了，到摩拉家門口的時候。阿白杜拉偷偷向門縫一瞧，看見摩拉在親一個女人的嘴巴呢。他就對四個要打官司的人說，「等一下，神聖的摩拉正在唱祈禱歌呢！」摩拉也聽見了，讓女人出後門，自言自語道：「是一個聰明的角色呢！我要關照他，那怕他殺了十個人也罷。」之後，摩拉說：「請進來，我的孩子們！」他們進去了。摩拉問他們：「你們當中，是誰看見我在唱祈禱歌的？」「是我」，阿白杜拉回答。摩拉說：「那麼你們四個呢？來做什麼的？」

白章人先講話，說明情由。「你有道理，」摩拉說，「就割他一磅肉。可是要剛一磅的。多割一點點，或是少割一點點，就讓他也割你。」「我不能割得這樣正確。」白章人說。摩拉說，「在這個情形裏，付他一百盧布。」

之後，是有馬的人講話。摩拉也說：「你有道理。」他又說：「把馬的另一只眼睛也挖出來，叫阿白杜拉用金子補上去。可是你要把必需的金子重量，很正確的告訴他。」「我不能說得這樣正確。」那個人說。摩拉說：「你不能麼？付他一百盧布。」

之後，是那個丈夫說明情由，摩拉說：「你有道理。」又說：「讓阿白杜拉把你的老婆帶去，一起生活，等她再有了身孕的時候還給你。」「啊！我不願意！」那丈夫叫起來。摩拉說：「你不願意嗎？付他一百盧布。」

「你哪，你要什麼呢？」摩拉問小毛驢主人，「可！我麼？」這主人一邊跳一邊說，「我跑去找證人，證明我的小毛驢從來就沒有尾巴吧！」

（譯自英文版國際文學）

蘇聯紀行

郭沫若

七月二十六日

晨草「中國文學的兩條路線」，至九時頃完成。這可以說是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的一個提要。文學的起源是集體創作，集體享受，集體保有的。自從社會內部有了分化，文學也就有了分化。一般的所謂正統文學是走上層的路，愈走愈狹隘，愈走愈枯澀。而集體創作，集體享受，集體保有者則留在民間，走着下層的路。這種作品每爲正統文學所不齒，以爲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但等正統文學走到絕路的時候，卻又每每借這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者來輸血，而等這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者一登上了大雅之堂的時候，便又愈走愈狹隘，愈走愈枯澀。中國的文學，就這樣地走着這樣迂迴的路。我們的努力是應使我們的文學成爲人民的文學，永遠走着它本來的路向。

外交部萬國到央先生和東方大學的代表相偕至，萬先生也願意去聽講，我們一同等候汽車，直至十二時前一點始得動身。大學在莫斯科北郊，車行二十分鐘即到達。中文部長郭洛特克夫先生到校門迎接。郭先生的中國話說得純熟，被他引導着上樓，先到校長室與敎室科博士談話片時，略用茶點後，即在別一會議室中開始演講。聽講者四十人左右。我一面照着我的原稿作朗誦式的講演，郭先生便翻譯出來，這是要有很大的本領才辦得到的。講演歷二小時完畢，聽者似乎頗表示歡迎。

歸寓後午睡甚酣，醒來時，[illegible]已經五時半了。立三來電話，言六時將來訪，屆時果來。告我以英國選舉，工黨勝利的消息。這是一件出人意外的事。

七月二十七日

十時頃復往歷史博物館，拓「天子千秋萬歲常樂未央」瓦當，共三枚，各拓二張，以一份留贈博物館。

「天子千秋」四字居中，餘六字分列左右，與普通制錢文序相同。字均反寫。秋字有一枚作火，實因禾旁太大，致無隙地，故字未寫全，好爲穿鑿的人或許會以爲漢人秋火二字通用了。

三時半楊新松君來邀往作廣播。電台即舊時專收中國學生的東方大學。電台東部主任到蘭米珂夫先生親自招待，因通口語，彼此甚感方便。廣播須同時錄音，開始廣播之前曾試習二次，用意十分周到。廣播約十分鐘完畢。完畢後即聽到錄音放送，好像不大像自己在說話。

楊新松君和孫冠英小姐同來送我回寓。楊君自言幼時來莫斯科，最初是一個學徒。後來又到鐵路學校，在那兒住了相當長的時間之後又回到莫斯科，他得到讀書的機會，便繼續研究中國哲學。戰爭開始他才到東方大學任中國哲學史教授，使我特別感到驚異。他要我把原稿錄給他，我很高興地答應了。（六十七）

編者的話

自上月二十八日本刊發表關於「清明前後」與「芳草天涯」的座談紀錄，我們聽到了許多不同的意見，下面王戎先生的文章，就是其中之一。但在不同的意見中間，彼此又互有出入。前次的座談紀錄，原是一部分複雜的反應，受了篇幅的限制，只能擇要列出，許多地方都由編者略去了。現在既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很願意在每星期三的文藝版上用一部分篇幅來展開討論，希望文藝界的先進和讀者們都來參加這個討論。這裏面，實際上是包含着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即藝術與政治的關係如何和近年來大後方文藝傾向的問題。這個問題，如果能在爭論中得到一個正確的解決，那將是非常有意義的。

從「清明前後」說起

王戎

讀了十一月二十八日貴刊關於「清明前後」與「芳草天涯」兩個話劇的座談紀錄擇要以後，我也想把我的意見寫在後面，希望得到指正和補充。

關於座談會裏 C 君所談的：「今天後方所應反對的主要傾向，究竟是標語口號的傾向，還是非政治傾向呢？有人以爲主要的傾向是標語口號，公式主義；我以爲這種批評本身，就正是一種口號或公式主義的批評，因爲它只知道反公式主義的公式，而不知道今天嚴重的普遍的泛濫於文藝界的傾向，乃是更有害的非政治的傾向。」

這種說法我不同意，首先我們要知道反對標語口號公式主義並不等於肯定或擁護非政治傾向的創作，現實主義的批評是既反對只寫花花草草雕琢頹廢的『無』政治傾向的作品，同時也要反對用個人情感狂喊口號的『唯政治傾向的作品』，現實主義的批評要求，『是政治與藝術的統一，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與盡可能高度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毛澤東：文藝問題）如果說我們今天要反對的主要對象是非政治傾向的作品，那麼我們拿什麼東西去反對呢？用標語口號公式主義的唯政治傾向的作品嗎？它決不能完成這個任務，只有我們要求自己具有政治與藝術緊密結合溶化爲一體的現實主義的作品才行。如果因爲非政治傾向的作品泛濫而只要求另一種唯政治傾向的作品來取而代之，那不過是把藝術從象牙之塔送到那一個象牙之塔裏去罷了。

我覺得現實主義的藝術不必要強調所謂政治傾向，因爲它強調作者的主觀精神緊緊地和客觀事物溶解在一起，通過典型的事件和典型的人物，真實的感受，真實的表現，自然而然在作品裏會得到真實近誰的結論，所謂「有傾向」的說法，決不是概念地抽象地在作品的外表上來表現，而是要求在反映生活真實的基礎上本質地形象地內在地由作品本身表現出來，越是在作品里隱秘的埋藏起作者的意見或理念，而要作品里的人物通過具體的事件和它的心理過程表寫出來，也就是所謂人物典型的性格被典型的環境所圍繞驅使他們行動（鬥爭）的真確描寫，只有這樣的作品價值才高，所發揮的力量才越大。

C 君因爲有人批評「清明前後」裏面沒有描寫生活，所以他說：「說到生活，其實借錢，買黃金，辦交涉……這些也就是生活，不過這些生活本來就比較沉悶，在舞台上沒有旁的生活那麼夠戲劇味罷了。」

這裏面存在兩個問題：一是 C 君所肯定的生活，在我的感覺上，只是一個概念的名詞，所謂借錢，買黃金，在舞台上所讓我們看見的不是事件的行動而是一句台詞，因此，所謂辦交涉也變成了空空洞洞的無中生有了。至於說到生活的戲劇味，應該有個解釋，C 君所指的，大概是目前有些劇作者們當識的對觀衆心理迎合的噱頭噱頭的賣弄，但是，我們決不可能認爲生活的本身有所謂「沉悶」地和「戲劇味」之分，現實主義的作品對生活的把握和反映，不是選擇「沉悶」或緊握「戲劇味」，而是要求本質的把握和本質的反映，我們既不需要「插科打諢」的表演，也不需要「慷慨陳詞」的江湖賣弄，我們所需要的是從事件本身和人物的鬥爭，這過程里所激起的心理上的愛與憎，喜與悲，這個就只有現實主義的作品才成爲可能。

R 君說：「就劇的題材看，作者是企圖從這個劇來反映重慶一個時期的橫斷面，主題很狹的，不像主題單純的劇。」H 君說：「……他的企圖是某一天看了報紙上的許多新聞，受到很大的感動，覺得需要抓住這個當中國，工業界的痛苦不過是一條線索，因此，現在這樣的寫法與作者所企圖寫出的主題是符合的。」

這里面也有很多問題：第一，「橫斷面」和「主題很狹」有什麼關係？第二，橫斷面的解剖和縱斷面的解剖，在藝術的表現方法上有什麼不同？第三，清明前後的主題是什麼？第四，茅盾先生寫「清明前後」是「怎樣的寫法」和主題是怎樣符合了？

我的意見是這樣的，藝術的創作都應該是橫斷面的解剖，我們不能把表現的範圍大和問題多的稱之爲縱斷面，把表現一個問題的稱之爲橫斷面，因爲不管是表現了一個問題和現象，追究其本質的原因，就只可能是一個，所以不管「清明前後」的作者描寫了多少不合理的現象，但是他所暴露的，控訴的，猛烈抨擊的，以及他所指出的光明道路卻只有一個，那就是 W 君所說的：「抨擊了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和那些吃人的惡勢力，明確的指出了如何才能求得生存的道路」——民主的爭取。因爲這樣，我們既不可能說主題有大小之別——只有正確與否的問題——也不可能說主題的大小是根據作者的創作是橫斷面的解剖或縱斷面的剖開。至於「清明前後」的主題，我同意 W 君的說法——「抨擊了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和那些吃人的惡勢力，明確的指出了如何才能求得生存的道路。」但是，我不同意 H 君所說的：「這樣的寫法與作者所企圖寫出的主題是符合的。」因爲根據我們所看到的「清明前後」是怎樣的呢？正如 C 君所說：「只寫了一個工業家借了一筆錢，有人要他買黃金，結果吃了虧，不但得借不到錢，而且遭逮捕，這樣他就被迫得提出民主的要求。」我們想想看，現在千百萬人心頭迫切的要求——民主，是爲了什麼？真是像工業家林永清一樣嗎？因爲投機失敗才呼喊的嗎？顯然不是的，作者沒有把統制管制以及高利貸等等惡勢力形象地壓在林永清身上，沒有一些營利舞弊的特權階級吃人的面貌生動的刻劃出來，僅僅是發洩個人感情的打了余爲民耳光（打了當然比不打好，可是這只有「覺悟者」才能當啊！）發了一通牢騷，最後把所謂「求得生存的道路」概念的搭索出來，這怎麼能算符合了主題呢？我們理解民主是：它是中國社會進步和鬥爭的方向和目標，它的本身就是鬥爭，而不是一個概念的抽象的理論，矯然我們要所表現的民主，一定是從實際生活鬥爭中的呼喚和要求以及爭取的目標，決不應該是用來勉強湊合事實的空洞口號。

至於說到人物，H 君說：「因爲她（黃夢英）在清明前後裏是起了溝通那個上層社會與小職員社會的作用，沒有黃夢英，第三幕的瘋子不能上場，也無人可以打余爲民的耳光。」M 君說：「我問過他們在現實中有沒有像黃夢英這種人，他們說有，甚至舉出類似的真人來。」對於作品裏的人物用這種方式肯定它的存在和真實性，我不很同意，因爲人物的出場，決不應該是爲了作者的使命和完成作者的企圖而存在，而在讀者或觀衆對於人物感到陌生的回答以後加以肯定這人物的真實性，更證明這人物的虛僞和捏造，如果用這種木偶或傀儡來表現事物，究竟能有多大的感動力，我想實在是一個疑問。

最後想說的是 H 君說：「如果把小缺點和大優點並立起來談，我認爲那是不公平的。」所謂小缺點指的是什麼？大優點是什麼呢？我只有一點意想，那就是：劇本的優點是強烈的透露了作者個人對現實的「不滿和憎恨」，因此指出了一條正確的道路——民主；但是，這也就是劇本的缺點，這並不是說作者表現和呼喊，不是生動而感人的，是失去了生活基礎的抽象概念。

這裏，我還想說明一點，我決沒有根本否定「清明前後」的意思，相反地，如果劇本只有標語口號公式主義的作品和非政治傾向的市儈作品，那我也寧願留取前者，不過，如果我們認爲標語口號公式主義在抗戰剛開始的時候那段歷史沒有重演的必要，也不應該重演，那麼我們不僅肯定了「清明前後」的現實性爲滿足，必須嚴厲的提出更高的要求——「政治與藝術的統一」，批評不等於否定，攻擊、誹謗、污蔑、但人們往往這樣去誤會，去誤解。

新華副刊